



世界上
每一朵
哀伤的
云

2

淡蓝蓝蓝
著 //

我遇见过的
最难的事，

就是
再也不能
去爱我爱的人。

世 上
每 一 朵
哀 伤 的
云

淡蓝蓝蓝
著 //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世上每一朵哀伤的云. 2 / 淡蓝蓝蓝著. — 南京 :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6

ISBN 978-7-5399-9066-8

I. ①世… II. ①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43729 号

- | | |
|-------|---|
| 书 名 | 世上每一朵哀伤的云 2 |
| 作 者 | 淡蓝蓝蓝 |
| 选题策划 | 花火工作室 |
| 出版统筹 | 黄小初 邹立勋 |
| 责任编辑 | 胡小河 姚 丽 |
| 文字编辑 | 黄 欢 张 青 |
| 责任监制 | 刘 巍 江伟明 |
| 装帧设计 | 周 丽 |
| 出版发行 |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|
| 集团地址 |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 |
| 集团网址 | http://www.ppm.cn |
| 出版社地址 |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 |
| 出版社网址 | http://www.jswenyi.com |
| 经 销 |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|
| 印 刷 |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|
| 开 本 | 880 × 1230 毫米 1/32 |
| 字 数 | 120 千字 |
| 印 张 | 9 |
| 版 次 | 2016 年 5 月第 1 版,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|
| 标准书号 | ISBN 978-7-5399-9066-8 |
| 定 价 | 28.00 元 |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序言

少女心，请留步

文 / 罗俭

我和淡蓝蓝蓝认识快八年了吧，说实话，一开始我是一个刚开始做编辑的小新人，而淡蓝已经是很多杂志的常驻作者，我经常会看到她的小说。对我来说，她已经是名气很大的作者，所以第一次通过QQ加上她，我主要是为了表达仰慕，压根没想过她会跟我合作，给我写稿子。

但事实上，她也的确没有给我稿子。

哈哈哈哈哈，又过了一两年，我也不记得我们到底是怎么勾搭上的，可能是我经常死乞白赖地去聊骚她，又或者是我作为小粉丝那无辜的小眼神感动了她，然后她就开始给我写稿子了，结果这一写，就写到了现在。如今她的小猴子都已经六岁了，而我还没有嫁出去。作为淡蓝的编辑兼八卦陪聊知己，我不八卦点自己的隐私怎么行，所以除了聊稿子，我还会跟她抱怨爱情有多难，相亲的人有多少奇葩，世界有多残酷，永远都打不过小怪兽，整天嚷嚷着要回母星。淡蓝应该是我所有作者当中接收到我负能量最多的人吧……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，可我永远都觉得她一定是笑眯眯地在电脑屏幕前听我哀号。（可能也不是？这事儿你们去问问淡蓝好了。）

可我就是喜欢跟她唠叨啊，喜欢她云淡风轻地说着玩笑话，喜欢她随便几句话就能缓解我的痛苦。作为一个白羊座的人，她强大的自愈能力也影响着我，尽管我知道白羊座的人痛苦起来也是不要不要的，只是人家喜欢自我消化罢了。

可我们就需要这样的朋友啊。我知道，当我们之间开始聊人生，我们已经不仅仅是编辑与作者了。

然而，我和她之间的每一次对话，无论聊得多么唾沫横飞，都会有一个

终极的归宿，那就是“稿子什么时候交”。

作为一个十年老编，我在催稿这件事上也不见得有多厉害，毕竟作者的拖稿技能也是与日俱增、更新换代的。淡蓝属于要么不发狠，一发狠就写得飞快的作者，可惜，不发狠的时候多。

比如你们现在所看到的《世上每一朵哀伤的云2》，它足足花了四年的时间才完成。这四年中，小猴子都要上小学了，我也不再抱怨男人有多难找了，“云1”的读者都已经从初中生变成高中生了，还有人上大学了，可能再也不会看青春小说了。大家的人生都被时间推着往前走，关键是大家都变成圆脸、双下巴了，淡蓝才终于淡定地拿出了“云2”的稿子，嬉皮笑脸又夹杂着一丝悲壮，因为她还要继续写喜歌的番外，没有喜歌的“哀云”怎么会完整！

四年，一千四百六十天的磨蹭，耗尽了我毕生的催稿功力，淡蓝的胸脯可能都快要被拍烂了。她把能发的誓都发完了，最后终于饱含热泪地将它呈现到你们面前，我只想问一句，大家的少女心还在吗？

。 四年前，我们勾起了你的少女心，四年后，希望这颗少女心还在——

不会被岁月所困扰、所为难，心中依然住着一个粉红的烂漫的姑娘，依然憧憬着纯白的善意与爱，依然喜欢这个故事。

每年生日，我们会互赠对方礼物，很多时候是花。淡蓝在北方种花、画画，我在南方养花、旅行。我们离得最近的时候，是淡蓝从北方葫芦岛一路南下，回到丈夫的老家过年，她说：“你生日那天，我刚好到达离你很近的洞庭湖。”

盈盈一水间，脉脉不得语。我们就这样隔着辽阔的湖水，如此接近，又如此遥远。这大概是我觉得有些伤感的小细节。但我始终相信，我们总有一天会跨过长江，从北到南，或者从南到北，热泪盈眶地遇见对方，就像我给这个故事写的一句宣传语——也许世间恋人总要百转千回才能遇见最好的时光。

我们不是恋人，我们生活在各自的世界里，时光将我们变成更好的人，这就是百转千回。最后，我们会变成文艺的大妈，依然有花，有诗，有情怀。


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//

世上
每一朵
哀伤的
云

2



楔子	/001
第一章 而这城市，竟已没有你	/005
第二章 这才真的叫人措手不及	/018
第三章 所有的际遇都自有道理	/036
第四章 如果他没有忘记	/055
第五章 你从来不曾送我玫瑰	/077
第六章 共享一个梦	/102
第七章 终不见彩虹	/121


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//

世上
每一朵
哀伤的
云

2

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第八章 他怕她头也不回地走掉 | /144 |
| 第九章 我们去未来吧 | /163 |
| 第十章 一个新鲜的恋人 | /181 |
| 第十一章 等天亮我就去找你 | /206 |
| 第十二章 既见君子，云胡不喜 | /223 |
| 番外 我喜欢你是寂静的 | /235 |
| 后记 | /278 |



楔子

世 上
每 一 朵
哀 伤 的
云

2

//

起风了。

在日光躲进云层的那一刻，海滩上的游客迅速离开。

这是西海岸边一个普通的小镇，原本来度假的人就不是很多。穿橙色救生衣的年轻男子从沙滩酒吧的木椅子上站起身，他身后的收音机里正播放着天气预报。电台主播一遍遍地提醒人们关闭好门窗，因为不久后本地将会有一场台风经过。

他兀自说了句什么，声音太低，一出口便被风吹散了。但显然，他有些恼火。他向着大海跑过去，一边跑一边喊，风把他金棕色的头发吹得乱糟糟的。

这次，身后的酒保终于听清楚他在说什么——不要下海，快上岸。

身为小镇的暑期兼职救生员，这是他的职责。

这种天气还下海的人，有两种：一种是血液里有不安分因子的爱冒险人士，另一种就是不想活下去的人。我们年轻的救生员觉得，那个逆着风向着大海深处游去的女孩显然是后者。

事实上，他从前天起就注意到她了。

小镇上出现的亚洲面孔不多，记住她并不吃力。那么瘦的一个女孩，两天前出现在这个小镇，背一个很小的包，不像是旅行时该有的样子。

第一天，她在这片海滩上坐了一整天。

第二天，她在小镇唯一的咖啡馆里又坐了一整天。她一直在写一封信，看起来写得很艰难。

然后，他在邮局再度遇见她。他刚好要邮一封信，因此在她把信扔进红色邮筒的时候，他清楚地看见那是一封航空信，上面写着中文地址。

而那一刻，他认定了这个可怜的中国姑娘是要做什么傻事儿。

眼见着她游得越来越远，他当机立断，跳进海里，向着她游过去。

她真是太瘦了，在他看来，她的背影就像一尾弱不禁风的鱼，忽而露出水面，忽而又消失无踪。他真怕一个浪头就会彻底淹没她。

他仍然用英文喊着——停下来。

她回过头。

他一把抓住她的手臂，简单地表明自己的身份，然后很专业地给她套上自己那件救生衣。她很配合，并且微微笑着道谢。她知道他误会了。

远处有青色的云朵连成片。

风，凛冽又湿润。

她张开双臂，向着岸边游回去，而他小心翼翼地在她身后保护着。有一瞬间，他觉得，她就像是传说中的小人鱼。风浪越大，越突显出她的勇气与美丽。

这个想法让他的面颊突然热了起来。

他们很快上了岸，酒保已经决定要提前打烊了，谁会在一场随时将会到来的台风中营业呢，但他还是好心地给这两个湿漉漉的人倒了两杯烈酒。

救生员拿毛巾擦头发，小心翼翼地组织着词汇，他尽量委婉地向这女孩传递一个信念，那就是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难事都要珍惜生命。

女孩“扑哧”一声笑了，她抿了一口杯中酒，随即面色平静地望着海面。

“我遇见过的最难的事，就是再也不能去爱我爱的人。”她低低地说了一句中文。

他看了她一眼。

她又笑了，笑得像晨光般清澈耀眼。

她说：“我不是要自杀，我永远都不会去寻死。因为当你不能和你的爱人在一起时，你就只剩下一种爱的方式，那就是和他一起在地球的两端各自活着，就像永远不能碰面的平行线一样。

“用力地活着，像上岸的小人鱼，不能再倾诉爱，每走一步都会心疼。

“那也没什么，只要我知道这世上还有那么一个人，与我呼吸着同样的空气，经过我的风也许是从他那里吹来的，流经他的水也能有我的气息，这就足够了。”

她仍旧说着中文，分明是不想与人分享情绪。

救生员耸耸肩，对她举起杯：“Gene。”

吉恩，他的名字。

她笑着与他碰杯，习惯性地说出了自己的中文名字：“陈海茉。”

吉恩愣了愣，很认真地问：“是泡沫的沫，还是茉莉花的茉？”

他的中文讲得不赖，说完，他在她诧异的目光里痞痞地笑了，脸上满是孩子气。

她自嘲道：“这世上总是没有秘密。”

风从海面呼啸而过，带起一波波的巨浪。

他们仨尖叫着离开小酒吧，向着不远处的柏油路跑去，那么欢乐，一边跑还一边笑。

吉恩不经意地转头，看着她的笑脸时心疼了一下。他想，怎么会有人明明笑得那么开心，可眼神里全是绝望呢？

而她却在想，和尚，这过境的台风是否也会抵达你所在的海岸，是否会传递我这刻的思念……

思念如泣，终不能诉。

第一章

而这城市，竟已没有你

//

1

八月，安城，日光雪亮。

她穿宽大雪白的衬衫，拖着两个大皮箱，行色匆匆地穿过接机的人群。

路边有几棵栾树早早地开出了金黄细碎的花朵，是她梦中曾出现百十次的颜色。

这城市，或许有了些微变化，或许一切如旧，她无心观察，只急急地奔向路边停靠的出租车。仿佛又是在与时间赛跑，周遭的人和事再度被自觉地屏蔽在意识之外。路边哭泣的小孩，迎面飞奔而过的穿黑色衬衫的男子，与她搭讪的黑车司机……所有的一切都被她忽略了，从坐上飞机的那一刻起，她的目的地就只有一个。

“司机先生，麻烦去第一人民医院。”

她坐定，摘下太阳镜，从手提包里拿出记事本，又仔细看了一眼潦草的电话记录，这才重重地吐出一口气。

车子启动的瞬间，她似乎才注意到车窗外那棵开花的树。

有什么淡淡地涌上心头，但很快它又被焦灼的情绪所取代。

而这种感觉太糟糕了。这像极了初三那年的夏天，她飞奔着去见父亲，不料那却是一场永远的告别。

她心里是怕的。

舅舅两天前打电话给她，说她母亲突然高烧昏迷，至今不醒。

她想着母亲的脸色，眼前竟有些模糊。说起来，她足有两年不曾回国了。她想，作为女儿，自己一直都是自私又残忍的吧。她只是想逃，却从未想过，寡居的母亲不会孤独。

红灯。

车流如海。

她望着茫茫前路，拇指下意识地摩挲着记事本的页脚，三个烫金小字几乎都快被她摸得失去了光泽。

那是前些天吉恩送她的手工本子，他特意在上面烫印了她的名字——陈海茉。

车子终于在医院门前停下，海茉怔了怔，竟有些胆怯。

“小姐，东西掉了。”司机回过头，指了指地面，好心提醒她。

她忽地回过神，付了车费，捡起地上那个纸袋子，连同手里的本子一股脑地装进手提袋，然后拖着两个大大的旅行箱走进她曾经再熟悉不过的地方。

医院大门旁那两棵巨大的洋槐，枝叶繁茂，一如从前。

有风轻缓地吹过她的脸颊，带着八月的暑热，是记忆中故乡的味道。

2

秦舒娅的诊断结果是急性病毒性脑炎，高烧、昏迷，间发抽搐。

按规定，陈海茉是不被允许进ICU探视的，但主管医生是母亲任职时的同事，他还记得海茉。给海茉穿上消毒服之前，他言简意赅地把最

坏的可能讲给她听。

她轻轻地点了点头。

她隔着玻璃看见秦舒娅昏昏沉沉地躺在那里，但她依然看不清她的脸。然后秦舒娅毫无征兆地就开始抽搐，医护人员迅速开始进行急救。

眼前的一切比她之前设想过的更惊心。

事实上，秦舒娅一天要经历若干次这样的急救。海茉不知在这场生与死的战役里，母亲能否胜利。

舅舅已经在 ICU 门外守了两天两夜。

“要不是我有事去了你家，可能还不会有人发现你妈昏倒在地上，那你现在大概就已经看不到她了。海茉啊，不是舅舅说你，你真不该把你妈一个人撇下自己出国啊。”

海茉没说话，只是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尖，就像少时做了错事一样，每每被母亲责备的时候，就一声不吭地盯着自己的鞋尖。

她想，自己或许真的做错了。

这么些年，纵使她逃到异国他乡，又何曾逃开过自己的心？

面对舅舅的责难，她的确无话可说。

她让舅舅回去休息，舅舅也没推托，他在老家那边的确还有一摊子事没来得及交代。临行的时候，他只是掏出一张存折递给海茉，说道：“这是你们家的钱，你妈怕自己弄丢了就一直让我保管着，但我也不知道密码。她现在住 ICU，花销挺大的，你拿去用吧。等我把家里的事情忙完，我就过来换你。”

当天下午，舅舅坐大巴回了宁远。

海茉一个人在 ICU 外守了三天，其间秦舒娅有过短暂苏醒的时间，但来不及说什么，又被再度突发的抽搐剥夺了意识。

ICU 外守护的家属很多，有人讷讷的，一言不发，有人喋喋不休地找人说话，有人诵着佛经，还有人捧着《圣经》。

所有正规或者不正规的仪式，都是在为生命祈福。

旁边有个奶奶给了海莱一本佛经，海莱就一个字一个字地读。等到读《圣经》的人来了，教她对着十字架祈祷，她也虔诚地跟着做。她没怎么吃饭，只喝了一点点水。

第四天，舅舅回来了，看着她满脸的倦容，摸摸她的头顶，然后给了她一张附近宾馆的门卡，仿佛料到她不会好好照顾自己一样。

“先去睡一觉吧，说不定明天你再过来，你妈就醒了。”

“嗯。”

她应声接过那张门卡，心里大抵是为了舅舅描述的那个美梦。

3

宾馆是最廉价的那种，房间在三楼，屋子里旧旧的，墙壁似乎被水浸泡过，有一股潮湿的霉味。

她随意吃了几口泡面，嘴角起了水泡，吃起东西来有些疼。然后她又简单地整理了一下随身物品。手提袋里有一个陌生的牛皮纸袋子，有AC的logo字样，封口处潦草地签了一个英文名。她认真地回想了一下，应该是在出租车上拿错的袋子，一时也不知该如何联系，顺手又把它放回了手提袋里。

她脱了鞋子，和衣躺下，举起手里的存折又看了一眼。之前在楼下银行打印出来的数字并未让她有多么惊讶，那个数字比她想象的要多一些，她简直不知道秦舒娅究竟是怎样节衣缩食地过的这几年。但若是要用这笔钱来支付这次的治疗费用，恐怕又有些捉襟见肘。

然而最令她惊讶的是，存折的密码很简单，简单得有些出乎她的意料，是父亲陈骁城的生日。她一直觉得母亲是那么恨他，却没想到，她还会用他的生日数字当密码。

夜色昏沉。

床头的灯坏了一盏，屋子里的光线暗暗的。

房间的隔音效果也不太好，隔壁的电视剧声肆无忌惮地传了过来。

海茉掏出手机，网络上有几条未回复的信息，分别来自萧音和晓磊，以及吉恩。她三言两语地告知了母亲的现状，然后在电视的杂音中沉沉地睡去。

前半夜几乎是无梦的。

直到身上的衣服被汗湿，她在一点点橘黄的灯光里醒过来。大概是空调坏了，屋子里闷闷的，她脱了外衫，只着一件白色吊带的背心。她想起秦舒娅从前就只喜欢穿吊带背心睡觉，白底蓝花，宽边的吊带背心，完全是奶奶那一辈人穿的款式。

这个小细节，莫名地让她觉得自己和在医院里昏迷的秦舒娅近了几分。

于是，她不自觉地就想起安城曾经的家，那栋砖红色的房子，二楼的窗，父亲给她修车的背影，母亲身上永远散不掉的消毒水味。

她很多年都没有把回忆安放在那栋房子里，甚至有些刻意远离。

但这一刻她突然就不怕了。

她贪婪地回想着那个家的每一处细节，可是在这个城市里，她再也没有那个家了。

海茉自黑暗中微微叹了口气，站起身，推开紧闭的窗。立时有风吹进来，让人得以转换呼吸。

窗前有一棵树，站在三楼刚好能看见树顶。

窗外没有路灯，又黑又静谧，只有一点点月光，照着树影婆娑。

她很快又睡着了，但显然睡得不再安稳，一个又一个的碎梦，如片段一般插入她的睡眠。

梦里的她，忽而是和李晓磊捕蝉的稚童，忽而是骑着脚踏车在樱花树下飞奔的小女孩。那是她十五岁之前的时光，无忧无虑。

然后，一片绯红的花就猝不及防地入了梦。

在耀眼璀璨的日光之下，少年回过头，云淡风轻地望着她。

她猛地醒过来。

已经有鸟雀在叫了，晨光里有行人的脚步声。

她半坐起身，想着梦里那个少年的模样，仿佛一梦千年似的。

风吹拂着树梢。

她抬眼，在熹微的光里终于看清那棵树的模样，竟然是一棵合欢。

夜里合拢的叶子正在晨光里一点一点舒展开来。

但这棵合欢早已过了花期。

她呆呆地看着那树梢，喃喃自语：“和尚，我回来了。”

4

去医院的路上，她给舅舅买了早餐。

天色尚早，清晨的风带着一点点沁凉。她一边走，一边打量着街景。记忆一点点复苏，仿佛提醒着她，眼前的这座城市是多么亲切又熟悉。

这是一座回忆之城。正是由此，她才从潜意识里抗拒着回来的念头。她可以在陌生的异国他乡假装重新活了一次，但在这里，她做不到。总是有大团大团的回忆不请自来。

她刚走进医院的玻璃门，忽然有人一把将她搂进怀里。

陈海茉吓了一跳，下意识地想挣脱，“救命”二字已经到了嘴边。然后，她听见一个闷闷的男声自耳畔响起。

“你终于舍得回来了？”

熟悉的宁远口音，带着一点点鼻塞。

海茉忽然就放弃了抵抗，乖乖地缩在那个怀抱里，鼻子有点酸，也闷闷地回答了一声：“嗯。”

沈安是她的回忆之城出现的第一个故人。